



百年  
百卷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 中国文化史

(中)

柳诒徵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ISBN 978-7-5068-8728-1



9 787506 887281 >

定价：226.00元（全三册）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 中国文化史

(中)

柳诒徵 著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文化史 . 中 / 柳诒徵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22.1

ISBN 978-7-5068-8728-1

I . ①中… II . ①柳… III . ①文化史—中国 IV .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0712 号

## 中国文化史 . 中

柳诒徵 著

---

责任编辑 吴化强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 邮编 : 100073 )

电 话 ( 010 ) 52257143 ( 总编室 ) ( 010 ) 52257140 ( 发行部 )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060 千字

印 张 76.5

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8728-1

定 价 226.00 元 ( 全三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秦室统一，才十二年，而陈、项起，战乱七年，而天下为刘氏一家所有。自高祖至平帝，凡二百零七年；光武至献帝，凡百六十五年；中隔新莽更始，凡十九年。抚略言之，西汉之世，实吾国行郡县制以后统一最久之时，故外人皆称吾国人为汉人。而吾人自夸其政俗之美，亦津津曰“两汉”。实则汉之政治，多沿秦法，间参以儒家之言。

《汉书·元帝纪》：“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初无特别之建设，其风俗则各地不同，亦未可以概论。惟其时之人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辟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是不可以无述也。

汉承战国及秦之后，用民之力最重，民亦习于力役，不以为苦也。其时人人习兵，为正卒。

《汉书·高帝纪注》：“《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

为正<sup>①</sup>，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给役当地，兼须戍边；不戍边而纳赋者，谓之“过更”。

《汉书·昭帝纪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

论者谓汉之力役三十倍于古<sup>②</sup>，实尚不止三十倍也。此外，又有七科谪戍之法，

《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注：“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时时徙民于边，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① 景帝时改为二十。

② 古者役民不过三日。

而人民莫之怨畔。故吾谓汉代人民，最能尽国民之义务。汉之国威膨胀，因亦迥绝古今，不可第归美于一二帝王将相也。（汉时田租十五税一，文景以后，皆三十税一，且有时全除其租，可谓轻矣。然其时人民有算赋，自十五至五十六，出钱人百二十。又有口赋，自七岁至十四，出钱人二十。又有货算，人货万钱。取算百二十七，贫民亦以衣履釜鬻为货而算之。其往来徭戍者，道中衣装悉自备，汉民负担之重，盖前此所未有也。）

战国时，燕、赵、秦、楚皆务拓地。至秦统一，尤锐意为之，而多未竟。至汉承其业，益猛进焉。今为分述于下：

（一）东方之开拓。朝鲜自周初立国，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间交通不盛，燕、秦筑塞至涿水，燕、齐、赵人往者益多，于是燕人卫满逐箕准而自王。吾国民之力及于朝鲜者，视周代盖已大进，至汉武帝元封三年，朝鲜相参杀其王右渠来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鲜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时，罢临屯、真番二郡，又置乐浪东部都尉。至东汉光武建武六年，始省都尉官，弃单单大岭以东之地，然乐浪、玄菟犹内属也。《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民东缙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是汉之拓东境，大有益于商业也。《后汉书·东夷传》称：“自武帝灭朝鲜，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是汉之声教，且由朝鲜而及于日本也。

（二）北方之开拓。古代北方诸族，曰匈奴，曰乌桓，曰鲜卑。秦、汉时匈奴最强，乌桓、鲜卑皆为所屏。惟吾国人能抗匈奴，始则以长城为界，继且出塞筑朔方郡<sup>①</sup>，又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之北境，轶于秦二千余里，而匈奴或降或徙，乌桓亦为汉用焉<sup>②</sup>。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附汉，入宅河南；北匈奴为汉所破，漠北以空。而乌桓、鲜卑渐以强盛。论者多谓异

① 汉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城朔方城。

② 《后汉书·乌桓传》：“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族侵入中土，为汉族渐衰之端。然异族之人，实沐汉之文化。如匈奴古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至东汉时，单于比使人奉地图求内附，是匈奴亦如华夏，有文字图籍矣。

（三）西方之开拓。秦之西界，不过临洮，汉武置四郡，始通西域。而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知汉人之通西域久矣。汉之设官西域，自宣帝开始。天山南北、葱岭东西诸国，悉属汉之都护。治乌垒城<sup>①</sup>，实今新疆之中心也。自西汉神爵三年，至东汉永初元年，汉威远播，凡百六十载<sup>②</sup>。其后，犹设西域长史，屯柳中<sup>③</sup>，辖葱岭以东之地，虽各国自有君长，实与汉地无异。近年敦煌所出竹简，有小学、术数、方技及屯戍文牒，意汉之文教，必远及于葱岭内外。小学诸书，即其时学校课本。今所发见者，虽在敦煌，其行于敦煌以西，固可必也。

（四）西南及南方之开拓。秦、汉之间，西南各地氐、羌、蛮、夷、闽、粤诸族，与汉族错处，或辟为郡县，而其俗未化；或仍其国族，而时烦征伐，经营累世，始渐同于中夏。其事复杂，与西北二方不同，宜以今地区分而研究之。（甲）两广及安南之地。秦辟扬粤，仅置三郡。赵佗自立，役属骆越，其地始及于安南。佗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六年灭之，分置六郡。其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复罢之。《后汉书》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此汉人开化越南之功也。建武十八年，马援远征，随山刊道千余里，立铜柱，为汉之极界<sup>④</sup>。《后汉书》称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

① 今库车县。

② 中间绝不置都护者，凡六十五载。

③ 今新疆鲁克沁回城，在吐鲁番之东。

④ 马援铜柱，在今安南新州港之南，盖汉界直抵越南之南圻也。

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今其民号曰“马留人”，以此也。（乙）四川云贵之地。秦、汉之时，巴蜀虽已置郡，而其地犹有巴氏蛮、板楯蛮等<sup>①</sup>，不尽以汉法治之也。其西南，又有夜郎、滇、苻、邛都、嵩、昆明诸国，皆曰西南夷。汉武帝使唐蒙通道夜郎，置犍为、牂柯二郡。又以邛都为越嵩郡，苻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滇为益州郡<sup>②</sup>。后汉明帝时，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于是汉郡至今云南保山县澜沧江之南，而徼外之掸人亦归化，与大秦时通商焉<sup>③</sup>。《汉书》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成就还归，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汉书》称：“章帝时，王追为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桓帝时，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此四川、云南、贵州以此开化之证也。（丙）湖北湖南之地。秦昭王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其地蛮族，仍各自为部落。至后汉时，犹有澧中蛮、零阳蛮、充中蛮诸名；是今之澧县及慈利、永定等地，皆当时蛮夷所居也。顺帝时，武陵太守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然其后蛮人犹时反叛，屯结深山。盖其开化反迟于川、滇之地矣。建武中，南郡蛮反，徙之置江夏，号曰沔中蛮。和帝时，又徙巫县蛮于江夏，于是江夏蛮数反，与庐江贼相接。是东汉时湖北、黄州、德安一带之地，实多蛮族，后且蔓延至于安徽也<sup>④</sup>。《后汉书·度尚传》：“抗徐守宣城长，移深林远藪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盖其时安徽各地，亦多未

① 今通江、宣汉、渠县诸地。

② 天汉四年，并沈黎于蜀郡；地节三年，又并汶山于蜀郡。

③ 《三国志》注：大秦既从海北陆道，又循海而行，与交趾七郡外夷市；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丁谦谓水道通永昌以达益州者，即缅甸伊拉瓦蒂江也。

④ 《魏书》称蛮之种类，其来自久，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是汉、晋以后，蛮且杂处河、洛也。

开化之民矣<sup>①</sup>。(丁)浙江福建之地。汉初，封无诸为闽粤王，都冶；又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其后，东瓯悉众徙中国，处江淮之间，而闽粤分立东粤。未几，又徙其民于江、淮。故西汉会稽郡虽广，而自今临海、黄岩以南，殆虚无人居。东汉时，设章安、永宁<sup>②</sup>、侯官<sup>③</sup>等县，海滨之地，始渐开拓矣。

由此观之，汉之南部，虽立郡县，其文化远逊于江淮以北。经数百年，始渐同于中土。先民劳苦经营，遂告成中国大半之地。而南北风气之睽隔，亦由于开化之时有迟速之不同，读史者所最宜究心者也。又其时陕、甘之地，亦未尽开化，武帝以白马氏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宁羌等县也。宣帝时，先零羌扰河湟，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时，置西海郡，则辟地至今之青海矣。东汉之世，氏羌诸族，时服时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劳汉族之力以镇抚之，故今日甘肃各地回族，自为风气，其来有自。

《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

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月氏分散来降，与汉人错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按大月氏为土耳其族，湟中月氏与羌人混合，实今日甘肃回人之祖。）

而异族杂处，仍无碍于吾国郡县之制，亦可以见汉族势力之伟矣。虽然，汉代治地之法，亦有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有蛮夷曰道。”西汉之道，凡三十二。至东汉时，有改为县者，有仍为道者；比而观之，亦可见其进化之迹焉。

① 三国时，丹杨郡多山越，时劳征伐。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详考山越之事迹曰：“山越者，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伏处深山，故名山越。”丹杨山越顽抗，大约尤在与新都、鄱阳邻接处。今徽、宁二府，与江西饶州界。万山环绕，正山民负固不服地。

② 章安，今临海；永宁，今永嘉。

③ 今县。

## 西汉县道表

【地名】	【所属】	【沿革】	【今地】
翟道	左冯翊	东汉无	中部县西北
除道	北地	东汉无	未详
义渠道	北地	东汉无	宁县西北
戎邑道	天水	东汉无	清水西北
獯道	天水	东汉同	陇西东南
氐道	陇西	东汉无	秦县东南
羌道	陇西	东汉同	岷县东南
严道	蜀郡	东汉同	茱经
汶江道	蜀郡	东汉同	茂县
刚氐道	广汉	东汉同	平武
武都道	武都	东汉同	成县东
狄道	陇西	东汉同	今县
略畔道	北地	东汉无	今合水庆阳
雕阴道	上郡	东汉县	鄜县北
略阳道	天水	东汉元	秦安东北
绵诸道	天水	东汉无	秦县东
予道	陇西	东汉无	狄道西南
月氐道	安定	东汉无	镇原东北
湍氐道	蜀郡	东汉同	松潘
甸氐道	广汉	东汉同	文县东北
阴平道	广汉	东汉同	文县
故道	武都	东汉同	凤县西北
平乐道	武都	东汉无	成县西南
修成道	武都	东汉无	成县南
犍道	犍为	东汉同	宜宾
夷道	南郡	东汉县	宜都
泠道	零陵	东汉县	道县
嘉陵道	武都	东汉无	礼县
下辨道	武都	东汉县	武都
灵关道	越嵩	东汉同	泸山西北
营道	零陵	东汉县	宁远西南
连道	长沙	东汉县	湘邻

## 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周、秦之学术思想，至两汉而结局。凡汉人之所从事，大抵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创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递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为新制，而国基大定，疆域辽阔，又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袭鄙之也。又凡汉人之著作，与其所研究者，不尽传于后，观《汉书·艺文志》及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书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论，殊为未安。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是可知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非如后之言汉学者，第以经义训诂为一朝之学也。

世多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迨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盖汉初犹存挟书之律，惠帝虽除之，

《汉书·惠帝纪》：“四年，除挟书律。”

其民间之收藏隐秘，犹未尽敢公布。至孝武而后，诸子传说与六艺之文，始并充于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

《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又《汉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百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汉以经书立学官，亦沿古者官学之法，如《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非汉人之创制也。至平帝时，广征学者。

《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

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复不限于经生。足知西汉末年，人之为学，广出诸途，不第专以经学教授也。汉初已有博士，

《汉书·儒林传》：“轅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

武帝时，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时，凡十四家。

《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

《续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于保举，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

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然后策试，盖重其选也。

《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

学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后以次增至数千人。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sup>①</sup>

后汉国学尤盛，顺帝以降，太学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顺帝……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①《三国志·王朗传》注称西京学官博士七千余人，盖指西汉末年博士弟子也。

按东汉太学，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盖从古未有之大学校也。以三万余学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后汉书》考之，其时太学生所居之室，盖甚宽大。如《仇览传》称：“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字，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守之何固！’览不与言。融以告郭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是学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宾客，夜可留宾止宿，必大于今日学校寄宿舍矣。又其时讲舍与宿舍异处，如《朱祐传》：“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是其学生宿舍，与讲舍不连之证。宿舍中有客至，而学生升舍听讲，不与宾相劳苦，殆讲授有定时，不敢缺席之故欤？学生之势力，至于左右朝政，则兴学之效也。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sup>①</sup>。自文翁在蜀立学堂，

《汉书·循吏传》：“文翁，卢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飭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sup>②</sup> 颜师古曰：“文翁学堂，在今益州

① 见《汉书·艺文志》。

② 观此，可知汉时各地学者受业博士者，须自出费。蜀中学生，由官选派，故文翁以官款买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城内。”《水经注》：“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城南。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

《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

《后汉书·光武本纪》：“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邓禹传》：“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耿纯传》：“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景丹传》：“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卓茂传》：“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东观汉记》：“光武受《尚书》于中大夫卢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以《后汉书》诸传证之，北至武威，

《后汉书·任延传》：“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习业。”

南至桂阳，